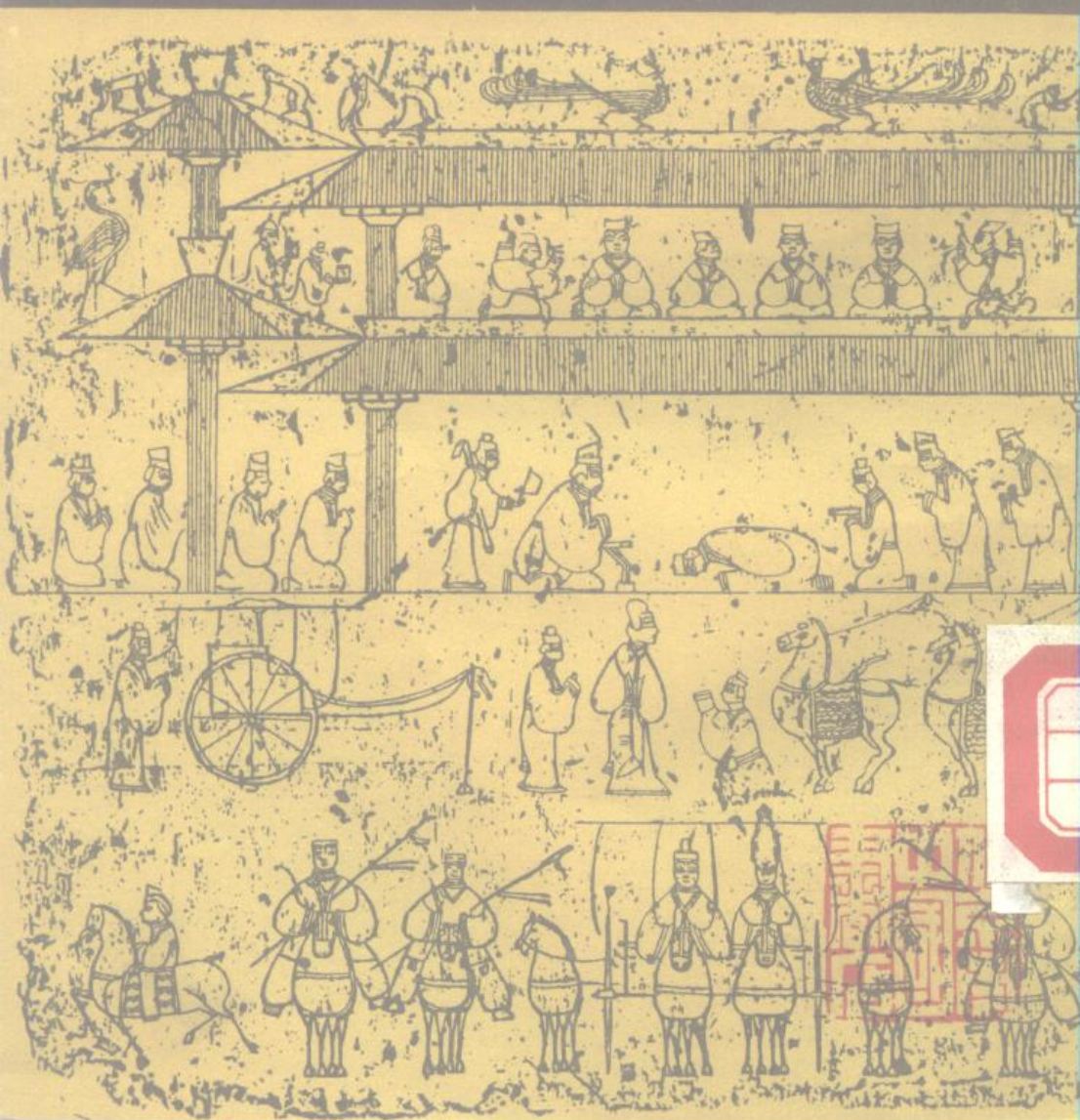


鄧孚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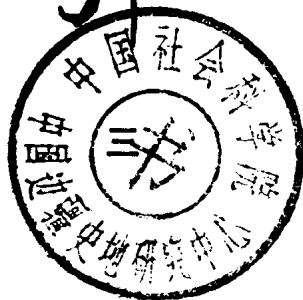


21

說

明·陶宗儀纂

郭



北京市中国书店

1147

說郛卷第十一

玉泉子真錄

五卷

唐無名氏

鄭公路昆仲有爲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羣偷奄至卽以所有金幣羅列岸上而恣賊運取賊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有美色賊知之矣骨肉相顧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卽具小舟載之而去謂賊曰君雖爲偷得無所居與親屬焉然吾衣冠族也旣爲汝妻豈以無禮見逼若達女所出會親族以託好逮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偕二婢曰公旣以偷爲名此婢不當有爲君計不若歸吾家賊以貌美其言且順顧已無不可者卽自鼓其棹載二婢而去女於是赴江而死

沈佺之節使山北爲奴歸秦所害是日家宴旣歡且歌其詞卽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從打取莫遣兩分離其夕妾亦遇害

詞方驗云

以下四條
刪本無

崔公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於堂下與妻李氏坐觀之僮以李氏妬忌卽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列於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辟唯諾其間張樂命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嘗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爾然且觀之僮志在於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出曰咄咄赤眼而作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廣明之年號識者以爲黃巢日月明年兩京沒焉議者尤之

初製巾首輒先斫木爲模所謂其棺者先是數年內官競新其樣命工人斫爲之中尉者輒呼曰斫兩中尉頭樞密使亦呼曰斫兩長官頭他皆類此又京城小兒十數爲羣折蒿翦楮卒成槍旆各

各相向如臨陣敵至是悉驗云

令狐綯父楚鎮東平綯侍以赴任嘗送親友郊外逆旅中有父老焉似不知其令狐公也時方久旱綯因問民間疾苦父老卽陳以旱歉盜賊且起復曰而今卻是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時也綯以其言前後相反詰之父老答曰自某月不雨至於是月得非不破塊乎賦稅征迫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桑柘得非不鳴條乎綯卽命駕掩耳而去

劉蕡相國楊公嗣復之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楊公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及第耶楊公旣懼卽答曰嗣復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金華子雜編二

南唐劉崇遠

官大理司直河南人

高祖太宗之興也革隋之失民心定天下之賦租稅從優減稅納逾數皆係枉法兵興之後因亂政經天下搔擾盜賊荐起六合岌

業世無完城復以失民心之致乾符中所在猶皆平寧故老僮孺多未識兵器州部間或忽有遺火沿燒不數舍而士庶驚撓奔迫狂駭逾時不息惋歎之音謂極於罹毒也不數年後大浸滔天九有無復息肩遺賦反復偷安兵革則向來之荼苦猶甘薺焉

李景讓尙書少孤貧尊夫人王氏性嚴重明斷近代貴族母氏之賢無及之者孀居東雒諸子尙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牆夜坍隕僕修築次忽見一船槽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困窶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於堂前夫人聞之誠僮僕曰切未得輒取俟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酌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祿猶爲身災士君子所慎者非義之得也我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資吾門此未敢覲乃令亟掩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爲御史大

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封泥之懼其糾劾也

此條無

杜晦辭自南曹郎爲趙公隱從事於朱方王郢之叛趙相國以統御失宜致仕晦辭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辭不受命退隱於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鎮淮南又辟爲節度判官方始應召稍近於美色有父之遺風赴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瞻給事方爲郡守晦辭於祖席忽顧營妓朱娘言別因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賤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輦隨而遣之晦辭自飲筵散不及換便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子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履而迎之其喜於適願也如是

龜值中紋名曰千里有通首橫紋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皆接於

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有也

此條無

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元隨軍將忽於淺瀨中得一小

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其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子之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缸一舷壓重乃起視之卽有衆龜層疊就缸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蹈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於海中衆龜遂散旣而話於海缸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稀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於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胡客惋歎不已

楊琢嘗話在淄青日見有一百姓家燕窠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哺雛旣飛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聚梁棟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廚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撮莫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窠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尺許自窠而墮未及於地卽掀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予往歲宰於晉陵琢時爲縣丞

云皆目之所覩耳 琢又云一家亦是燕窠中忽然赤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輟夜後廂巡呵喝於外責其不戢燈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之則有火焰亙天居旬日間人聲漸傳日或聚衆其家老父懼偶以拄杖探燕窠中卽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惶速以裊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旣而見一火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烈炬燦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穴其屋騰天而去亦不損物然其二家不三數年皆隳敗焉

燈下閒談

二卷載唐及五代異事

無姓氏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具載於妖亂志中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舡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往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構置取其裴氏劉下獄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

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鳥罷啣
箋金杯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敲嬾續絃從此靡蕪山下過祇應將
淚比流泉其二鸞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尙殘香
漠漠白雲將散信沈沈已休磨琢投歡玉嬾更經營買笑金顚作
山頭似人石丈夫身上淚痕深其三舊常遊處徧尋看觀物傷情
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窗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
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滴亦須乾吟詠不輟一
日晚凭水窗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疾骨貌昂藏眸光射
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舡來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
抱鬱塞之氣損具白之叟曰祇今便爲取賢閣并寶貨回卽發不
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啓曰長者能報人間
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姦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
室若今誅殛固不爲難實愆過已盈亦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聚錄

方合身首支離不唯戮及一身又須殃連七祖且爲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用之違背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惑亂律身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卽議行刑吾今錄爾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還前人倘更恠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賫金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纜虬鬚亦無蹤跡矣

清尊錄 一卷

宋廉布

字宜仲射澤人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某之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某旣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叫子狀三二日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卽見形如平生敍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爲夫婦今忍不相親於是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

言身夕一
冷如冰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愠曰前日遽驚我何耶
某再三謝竟不可近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怪乃
陰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絕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
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貴鉅萬積
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豪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既
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捽所藉稻稟而食
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槌踢者家人亟呼匠
欲啓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怪勿啓其子不忍啓之則一驢躍
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然家繫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
驢忽跳齧婦臂流血婦轟暴忿怒取抹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
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興元民有得勾欄遺小兒育以爲子數歲美姿眉民夫婦計曰使

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千萬錢耶婦曰固可詐爲也因納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嫵然美女子也攜至成都教之新聲又絕警慧益閉之不使人見人以爲奇貨里巷民求爲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女僧及貴遊好事者踵門一覲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錢久之有邛縣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旣成券喜甚置酒會客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大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遁去不知蹤跡告官名捕之亦久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連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爲開寶一僧言

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稍長所嫁亦貴明豔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讙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帘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妝卻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妒悍自銜者皆羞伏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耶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淡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悵悵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媿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耶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

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邪生亟言曰四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釋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視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耶姑留之明旦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媼如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可尼愠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相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曰儀秦之辨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具而匿生小室

中具酒肴俟之哺時狄氏襍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
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唄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褰
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
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
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卻爲醕卮卽自持酒酬生
生因徙坐擁狄氏曰我爲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
亦謹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
幾虛作一世入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
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髮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
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
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於官夫謬貽入詰狄氏語
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後遣尼謝狄氏曰我安得此貸於親
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處數年夫覺

閑之嚴密狄氏竟以念生病死予在大學時親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於門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生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牆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今夜於此相候生以牆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遠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去旣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忽牆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嫗負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於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嫗嫗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而刼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我邂逅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攜歸逆旅匿